

《红楼梦》的美学意蕴

肖 鹰

摘 要 《红楼梦》以大观园为核心场景，以贾宝玉为主人公，以宝黛之恋为贯穿全书的红线。本文从大观园、贾宝玉和宝黛之恋三个意象层面探讨《红楼梦》的美学意蕴。《红楼梦》在虚实交融的叙事中，以极切实又极奇幻的笔法，展示了一出以贾宝玉为中心意象的凄美而炽烈的人生戏剧。在熔铸多元文化精神的前提下，对庄子哲学的生命精神的阐发，是《红楼梦》的美学意蕴之真谛。本文认为，阅读《红楼梦》，解析贾宝玉，都须从反面——即庄子哲学的“无用之用”——着眼。这无用之用，就是自我生命的真实和自由，扩大讲，就是世界的生机和无限。

关键词 《红楼梦》 庄子 美学意蕴

作者肖鹰，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北京 100084），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871）。

中图分类号 B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0)09-0131-09

在《〈红楼梦〉的意蕴》一文中，叶朗明确将《红楼梦》的意蕴划分为三个层面：第一，《红楼梦》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社会面貌和人情世态；第二，《红楼梦》展示了曹雪芹的审美理想（肯定“情”的价值、追求“情”的解放）被毁灭的悲剧；第三，《红楼梦》处处渗透着曹雪芹对整个人生的一种哲理性的感悟和感叹，即形而上的层面。^①本文所论《红楼梦》的美学意蕴，就是以其所含蕴的人生哲学，即形而上层面为研究对象。

对《红楼梦》作美学专论，始于1904年王国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在这篇文章里，王国维援用叔本华的禁欲主义美学，并从佛学的人生立场解读《红楼梦》。他认为《红楼梦》是“悲剧中之悲剧”，“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实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②。此后，将《红楼梦》视为一部“从生活欲望中求自我解脱”的小说，即从佛学的立场追求出世的小说，是较为通行的观点。然而，这种观点也遭遇到质疑和批评。张天翼认为，在《红楼梦》中的出世观念（主旨），并不是小说真正的立意，“仿佛是一点外加的东西，跟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没有化合在一块儿，只是各归各地并摆在这里而已”。^③

20世纪后期以来，对《红楼梦》的美学研究，侧重于以庄子哲学为焦点，探讨曹雪芹的创作观念和精神诉求。陶白认为，曹雪芹受到庄子哲学的深刻影响，两者在扞伐封建等级制度对人性的压抑、摧残和追求个性解放上思想是相通的。^④徐缉熙推进了《红楼梦》立意于庄子哲学的观点，明确将“庄学与儒学的

① 叶朗：《〈红楼梦〉的意蕴》，《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②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

③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增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850页。

④ 陶白：《曹雪芹与庄子》，《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2辑。

对立”作为阐述曹雪芹创作意识的立足点。他认为,曹雪芹从魏晋玄学,尤其是信奉老庄的阮籍、嵇康接受了庄子哲学所提倡的个人主义思想,并且在贾宝玉这个主角身上将之发扬光大。^①黄克剑则认为,在《红楼梦》命意、谋篇之“三教”背景下,曹雪芹不仅轻儒教,重佛、道,而且在庄学视域下“几近视佛、道二教若一”,使“既已归心佛境”的贾宝玉终于彻底觉悟和解脱,归宿于庄子导示的“逍遥之境”,即“鸿蒙太空”。^②

将《红楼梦》阐释为一部导人出世的“解悟”之书,是拘泥于书中的部分文字和意象而做出的片面之论——尤其是将曹雪芹原著前80回和高鹗续书后40回混为一谈。书中写贾宝玉续庄证禅的“自我解悟”,集中于第21、22回。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行为,并非出于真正的觉悟,而是先后遭到袭人、麝月、黛玉和湘云等人的冷落、埋怨,“无聊之甚,偶以释闷”。^③第1回,曹雪芹申明作《红楼梦》的立意是“大旨谈情”。脂砚斋亦说《红楼梦》“作者是欲天下人共来哭此情字”。^④“情”是《红楼梦》全书的核心和动力。舍弃或消解了“情”,《红楼梦》就不成其为《红楼梦》。如果说,“解悟”意味着绝情出世,那么,因为执着于“情”,《红楼梦》就不可能是一部以“解悟”为主旨的书,而是一部以“不可解悟”为主旨的书。《红楼梦》揭示的人生大悲剧在于此,但这也是它向我们揭示的人生大美之所在。

一、大观园:女儿世界与有情天下

自胡适以来,关于大观园与现实世界关系的问题有多种主张。在20世纪30年代,吴宓视大观园为“现实世界”,即“感知经验与实际生活的世界”;它的对立面是作为“理想世界”的太虚幻境。20世纪70年代,宋淇、余英时皆反其道提出大观园的非现实性,余英时甚至把大观园认定为“乌托邦的世界”,明确表示“大观园就是太虚幻境”。^⑤综考曹雪芹撰书立意,我们认为,大观园是理想与现实结合的产物。

大观园是尘世中的一个“清净女儿之境”,除了元妃特许入住的宝玉,居住园中的全是女儿(年轻寡居的李纨例外)。第5回,宝玉梦中“误入”的太虚幻境也是一个“清净女儿之境”。幻境中的仙女们视男子为浊物,初见宝玉时,她们埋怨警幻仙姑“引这浊物来污染这清净女儿之境”。然而,她们不知道,这位含玉而生的贾宝玉天生热爱女儿、蔑视男子,是以女儿的守护者形象出现在大观园的。

《红楼梦》对女儿的推崇,是对纯真、自然而至情的美丽人生的推崇。汤显祖说:“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⑥他认为在礼法禁锢的现实中,情感没有自由实现的天地;可是,梦想是不受礼法束缚的,在梦想中可以自由表现至爱真情,故有“梦中之情,何必非真”^⑦之说,主张“因情成梦,因梦成戏”^⑧的戏剧创作观。汤显祖的《牡丹亭》写的就是杜丽娘和柳梦梅超越生死的“梦中之情”。杜柳相爱的世界是梦想中的“有情之天下”,其所抗衡的是现实中的“有法之天下”。曹雪芹的文学思想直接受到汤显祖的影响。^⑨在《红楼梦》中,以宝玉为中心、众女儿们为群体,大观园构成了一个“有情之天下”。

在情感与礼法的对立中,大观园与贾府之间,构成了真与假、有与无、是与非相互颠倒和转换的关

① 徐缉熙:《〈红楼梦〉与庄学》,《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② 黄克剑:《红楼庄韵——〈红楼梦〉之庄子缘契索略》,《曹雪芹研究》2019年第2期。

③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脂砚斋、王希廉点评,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55页。

④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第63页。

⑤ 关于大观园与现实界的关系,自胡适以来,历代学者有“理想”与“现实”之争。在20世纪,30年代,吴宓视之为“理想世界”(太虚幻境)的对立面——“现实世界”(吴宓:《文学与人生》,王岷源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0页);70年代,余英时把大观园认定“乌托邦的世界”,明确表示“大观园就是太虚幻境”(王慧:《大观园研究综述》,《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2期)。

⑥ 汤显祖:《汤显祖全集》,徐朔方笺校,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174页。

⑦ 汤显祖:《汤显祖全集》,徐朔方笺校,第1153页。

⑧ 汤显祖:《汤显祖全集》,徐朔方笺校,第1464页。

⑨ 已有许多研究证明,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时明显受到了汤显祖的影响。参见徐又良:《试论汤显祖对曹雪芹的影响》,《红楼梦学刊》1992年第1期;王湜华:《论曹雪芹与汤显祖》,《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2期;杨健民:《论汤显祖与曹雪芹写梦》,《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7年第5期。

系。第5回，在太虚幻境的入口处，立着一座书有“太虚幻境”四字的牌坊，两边对联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贾宝玉在大观园中所追求和体现的情感理想，是与贾政在贾府所奉行的礼法原则相对立的。冷血、专制的贾政是功利的、非人性的，多情、率性的宝玉是自然的、人性的。他们虽是亲生父子，但人生态度实为水火。第33回，忠顺亲王府来人状告宝玉私藏王爷宠爱的戏子琪官（蒋玉菡），贾环又诬告宝玉欲强奸金钏不遂、打其一顿而使其羞愤自杀，贾政恼怒至极，认为宝玉的行为使他成了“上辱先人、下生逆子”的罪人，暴打宝玉致其伤病卧床。第34回，黛玉来看望宝玉，哭泣着对他说：“你从此可都改了罢！”宝玉长叹一声，回答道：“你放心，别说这样的话。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宝玉的“死不悔改”正是对贾政礼法家教的坚决抵触。这样的颠倒和转换，不仅揭示了理想境界和现实世界的冲突与胶着，而且深刻展现了人生内在冲突的悲剧性——贾宝玉就是这个悲剧性的结晶意象。庄子说：“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①这可引为大观园题义之正解。

“太虚”一词，出自《庄子》：“道无问，问无应。无问问之，是问穷也；无应应之，是无内也。以无内待问穷，若是者，外不观乎宇宙，内不知乎大初，是以不过乎昆仑，不游乎太虚。”唐人成玄英疏说：“夫道绝名言，不可问答，故问道应道，悉皆不知。”晋人郭象注说：“绝学去教，而归于自然之意也。”^②

曹雪芹以“太虚幻境”作大观园的理念原型，指其“不可问答”“归于自然”，其深刻寓意是：这个以情为内核的青春世界是人心中最本真的理想，是人与生俱来而自然而然的企盼。凭借“太虚幻境”这个意象，通过大观园的人生展现，曹雪芹将汤显祖的至情理想拓展为庄子逍遥精神的生命情怀。

二、贾宝玉：无我的生命之爱

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说道：“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③然而，关于贾宝玉，脂砚斋的“情不情”之说，更为切实。脂砚斋说：“按警幻情榜，宝玉系‘情不情’。凡世间之无知无识，彼俱有一痴情去体贴。”^④所谓“痴情”，就是指宝玉情系万物的自然率真和广博无限。

宝玉对大观园中的丫鬟们，无论远近亲疏，甚至无论认识与否，只要遇见她们痛苦、为难，总是给予关照和维护，“每每甘心为丫鬟充役”。他与园中的老妈子们历次冲突，都是遇见老妈子们欺凌、责罚丫鬟时，竭尽其能庇护丫鬟们。对于这些孤苦无助的卑微女儿们，宝玉就是自太虚幻境降落到大观园中的“神瑛侍者”。宝玉无私无为地关爱大观园中这些弱势的女儿们，无缘无故而用心深细，是凭常人之眼不可测度的。这就难怪在世人眼中，宝玉是一个愚顽怪僻的“混世魔王”。

对于宝玉的关爱、体贴，常有女儿不理解和领情。因香菱身世特别可怜，宝玉就特别关照她，可以说是贾府中唯一为她的命运担忧的人。但是，在香菱的眼中，宝玉却是“怪道人人说你惯会鬼鬼祟祟使人肉麻的事”（第62回）、“怪不得人人都说你是个亲近不得的人”（第79回）。果然如宝玉所担忧，香菱在薛蟠娶入夏金桂之后，遭受后者极其残暴的迫害，几乎丧命。对于园中女儿们的不领情，宝玉并不责怪、埋怨，他只是“怅然若失”，暗自哀伤。在宝玉的心目中，女儿们为他落下的几滴眼泪，就足以宽慰他所有的身心伤痛，赋予他的人生无限意义（情味）。第34回，宝玉被贾政暴打卧床，众女儿纷纷含泪探望。他想到：“既是他们这样，我便一时死了，得他们如此，一生事业纵然尽付东流，亦无足惜叹，冥冥之中若不怡然自得，亦可谓糊涂鬼祟矣。”

宝玉的情怀，不仅推己及人，而且推己及物。他心目中的世界是人我交流和物我一体的世界。第

① 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71页。

② 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753—754页。

③ 鲁迅：《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39页。

④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第62页。

58回,清明节,病体初愈的宝玉,在袭人督促下,拄着拐杖从怡红院里走出来散心。他走过沁芳桥一带堤上,只见桃红柳绿。在山石之后,一株大杏树,杏花已开过了,翠叶荫浓,树上结了许多豆粒大小的杏子。他就感叹:“能病了几天,竟把杏花辜负了!”做这样的感叹,似乎杏花是专为他开放的,他没有及时来,就是他对杏花的辜负,“只管对杏流泪叹息”。不一会儿,飞来一只雀儿落在杏树枝头上啼叫。宝玉就更是呆性大发,想道:

这雀儿必定是杏花正开时他曾来过,今见无花空有子叶,故也乱啼。这声韵必是啼哭之声,可恨公冶长不在眼前,不能问他。但不知明年再发时,这个雀儿可还记得飞到这里来与杏花一会了?^①

公冶长是孔子的女婿,传说他通鸟语。宝玉认定杏树枝头雀儿的啼叫是为其早日见过的杏花哀鸣,并且以公冶长作背书。他还惦记着明年杏花再开时,雀儿能否再来相会。这于人情常理,无疑是痴妄至极的臆想,但这是宝玉的心性自然之态。

惠施问:“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答:“我知之濠上也。”^②宝玉的心,也正是庄子式的心,它同情地理解世界,以真切的感知向世界开放。在天地间,万物不仅是有灵性而知情爱的,而且必然是与我相关联,具有根本统一性的。正因为这样,宝玉的世界是充满情爱的世界,是诗意的世界。它不免伤心悲恸,但绝不冷漠无情。庄子说:“使日夜无郤而与物为春。”^③宝玉的生命世界就是一个与万物相通、相互兴发的永恒春天。

三、宝黛悲剧:不可跨越的生命缝隙

宝玉与黛玉青梅竹马,相互之间,有极相知的一面,却又有极不可沟通的一面。第34回,遭贾政暴打的当天晚上,伤痛卧床的宝玉命晴雯送两条自己使用过的手帕给黛玉。黛玉生性多疑,又有洁癖,送两条使用过的旧手帕给她,晴雯担心又要惹恼她。然而,黛玉收到手帕,正如宝玉所预料“他自然知道”,体贴出“宝玉这番苦心,能领会我这番苦意”。这是宝黛二人内心深刻契合的相知相觉。第57回,紫鹃用“林姑娘要回姑苏”试探宝玉,宝玉“急痛迷心”,大病一场。试探宝玉,虽然是紫鹃自作主张的行为,但她作为黛玉进入贾府就陪侍她的贴身丫鬟,实则也是为黛玉作试探,根本上是黛玉对宝玉“不放心”。宝玉闻听紫鹃之言就信以为真,当即犯病,自然也是对黛玉“不放心”。因此,宝黛两人,虽然是天地间绝不可替代的一对知心恋人,^④但是在心灵深处并没有合二为一,根本性的“不放心”横梗在两人之间。

黛玉的前身是绛珠仙草,经神瑛侍者以甘露灌溉,化身为女儿——绛珠仙子。神瑛侍者动了下凡之心,投胎人间,即衔玉而生的宝玉。绛珠仙子追随神瑛侍者下凡,矢志“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偿还他的灌溉之恩。这就是宝黛两人的“木石前盟”。“以泪偿情”,在挚情专一中,黛玉用情的对象具象化为宝玉一身,但她实质上以自我为核心,生息所处的一切都以自我为中心去解释和对待,因而紧紧地将生命束缚在自我窒息的个人天地,终于“泪尽夭亡”(脂砚斋语)。曹雪芹为林黛玉设置一个自幼父母双亡、体弱多病的“命薄人”身世,意图是强化表现她极端性的自我认同感。第35回,她将自己与元代杂剧《西厢记》剧中女主角崔莺莺相比:“双文,双文,诚为命薄人矣。然你虽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日林黛玉之命薄,一并连孀母弱弟俱无。”第27回,黛玉吟唱《葬花词》,其中四句是:“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这是她对人生无可依靠、无安全感因而无归宿地的悲泣心声。

宝玉却天然拥有一个无边无际的情天恨海,沉痛激越而生机蓬勃。第28回,宝玉收拾着一怀落花前来寻找黛玉,在远处听到她吟唱《葬花词》。当听到“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时候,宝玉

①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第399页。

② 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606页。

③ 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218页。

④ 脂砚斋指出:宝玉是“今古未有之一人”,他究竟是何稟性,是“说不得”的;对于宝玉,“恰恰只有一颦儿(黛玉)可对”。(曹雪芹、高鹗:《红楼梦》,第132页)

巨大的悲痛袭上心头，恹倒在山坡上，怀里的落花撒满一地。黛玉的“花落人亡两不知”的预感，触发了宝玉对个体生命消亡的终极悲痛。他想到林黛玉等女儿们和自己“都将到无可寻觅之时”，继而想到：“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杳无所知，逃大造，出尘网，使可解释这段悲伤。”然而，宝玉为个体生命必然消亡而哀痛，但并不企求解脱，而且也不因此绝望。写“葬花”一节，曹雪芹用两句诗作结束：“花影不离身左右，鸟声只在耳东西。”这两句诗将无可排解的生命消亡之终极预感，化解到天地自然的生气运行中。这是庄子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①的生命境界。宝玉的胸襟具有黛玉所不具有的大世界，而胸襟的根本差异，是两人“求近之心，反弄成疏远之意”的根源所在。

脂砚斋说：“宝玉情不情，黛玉情情。”^②黛玉“情情”，以自我为天下；宝玉“情不情”，以天下为情意。同样深于情，黛玉是有意而为，宝玉是无心而行。第78回，晴雯死去当夜，“独有宝玉一心凄楚，回至园中，猛然见池上芙蓉，想起小丫鬟说晴雯作了芙蓉之神”，即以芙蓉祭晴雯，撰《芙蓉女儿诔》。这就是宝玉的“随分触情”（托物言情）。第79回，当宝玉祭祀完毕，黛玉不期然而出现在芙蓉池畔。她建议宝玉修改诔文中“红绡帐里，公子多情；黄土垄头，女儿薄命”四句。在黛玉的引导下，当宝玉说出“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头，卿何薄命”四句，“黛玉听了，忡然变色”。这是黛玉联想到自己而且有了不祥之兆。宝玉却对眼前黛玉心中“无限的狐疑乱拟”毫无察觉。^③这个情节，正是表现黛玉的“有意”与宝玉的“无心”相对照的一个大关节。它表示在通部《红楼梦》中，最为相知的宝黛二人，在生命的根本处，究竟还是隔阂而不相知的。这不相知，归根到底，是宝黛虽生死相恋而不可跨越的生命缝隙。

在这个生命缝隙的两侧，一边是黛玉固守自我的“情情”世界，一边是宝玉通于万物的“情不情”世界。关懿娴说：“黛玉的《葬花词》和宝玉的《芙蓉诔》，为彼此所听而互相感叹，表现了他们两人相知之深。”^④然而，也正是在两人的互听互叹之中，披露了两人之间的生命缝隙。薛宝钗的介入，以及贾府上下对“金玉良缘”的暗中推动，一方面是遮蔽了这条生命缝隙，同时也极大地扩大了这条生命缝隙。黛玉之所以将宝钗作为她深心不可移去的威胁和障碍，是她把自己对宝玉的根本性的生命疑惧——不放心——移情于宝钗，或具象化于宝钗身上。终究，黛玉只知自己的心，不知宝玉的心。因此，宝黛之恋，最终只能是一曲《枉凝眉》：“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

四、以死为生：超生死的生命情怀

在《红楼梦》中，晴雯从心到形，是最具黛玉精神的——黛玉之副。第31回，因为晴雯与袭人口角后赌气，宝玉让晴雯“撕扇子作千金一笑”；第52回，为宝玉免受责备，“勇晴雯病补雀金裘”。这两件事已足见两人之间特别的呵护和珍重。在《红楼梦》前80回中，晴雯的死，是宝玉平生最大的打击和悲痛，是大观园即将春梦云散的惨痛预示。第77回，晴雯在重病中被王夫人强行赶走，宝玉对袭人哭说：“我究竟不知晴雯犯了何等滔天大罪！”宝玉偷跑去晴雯栖身的舅兄家看望，两人炽情悲烈的诀别，令人心恸。第78回，晴雯在诀别次日就死去。死去当日，一方面是贾政命宝玉随其出门应酬官贾，一方面是王夫人赏钱，命晴雯舅兄迅即把她的尸体送城外烧化，使宝玉不仅不得临终一见，而且也不得灵前哀悼。孤立于一片肃杀萧索的大观园中，宝玉沉痛悲叹：“天地间竟有这样无情的事！”

宝玉在万般痛楚无奈之中，听从一个小丫鬟情急中的谎称，相信“晴雯作了芙蓉花神”。他说：“我就料定他那样的人必有一番事业做的。”如此信谎作真，宝玉为自己的悲愤、沉痛提供了释放通道。他

① 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732页。

②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第132页。

③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第544页。

④ 《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增订本）》，第1071页。

“随分触情”，以芙蓉祭晴雯，夜撰《芙蓉女儿诔》，则把他对晴雯这个可爱女儿的悲惜和眷爱，提升为一曲与天地同运的生命壮歌。《芙蓉女儿诔》之歌结尾如是：

期汗漫而无夭阏兮，忍捐弃余于尘埃耶？倩风廉之为余驱车兮，冀联辔而携归耶？余中心为之慨然兮，徒嗷嗷而何为耶？君偃然而长寝兮，岂天运之变于斯耶？既窅窅且安稳兮，反其真而复奚化耶？余犹桎梏而悬附兮，灵格余以嗟来耶？^①

《芙蓉女儿诔》这段结尾词，整体上是《庄子》至乐篇“庄子妻死”一则的改写。《庄子·至乐》如是说：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②

庄子主张“万物一气”的宇宙观，并且将人的生命也视作为宇宙元气一体运化的现象。人的生死就是自然世界中气的聚散变化现象。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人之常情是贪生怕死，从而受到种种现实的束缚和困厄。如果人们理解生死是一个持续更替的自然现象，懂得死亡不仅是自然气化运动的一个阶段，而且是复归于自然大气流行的状态，是从被束缚的有限自我归于无束缚的大自然——“人且偃然寝于巨室”，那么，人就可以从对死亡的忧虑和悲痛中解脱出来，在现实生活中过着安时顺物的自由生活。“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③既体认自我与万物同一、又任性自在当下存在，就是庄子生命观的精义所在。

第71回，宝玉对尤氏和李纨等人说：“我能够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么后事不后事”；“人事莫定，知道谁死谁活？倘或我在今日明日、今年明年死了，也算是遂心一辈子了”。对于自我的死亡，宝玉是完全庄子式的态度：第36回与袭人，第57回与紫鹃，他都谈到，死亡的理想境界就是“随风化了”。他非但不担心死亡，反而把死亡作为人生情感延伸的美妙去处。他对担忧未来终要离别的紫鹃说：“原来是你愁这个，所以你是傻子。从此后再别愁了。我只告诉你一句寔话：活着，咱们一处活着；不活着，咱们一处化灰、化烟，如何？”宝玉抱着这样的生命态度，所以能触物生情，以芙蓉祭晴雯，于大悲痛中得大解脱，于彻底的孤独中得到万物慰藉。宝玉的生命境界，是纯粹当下的，和光同尘，与万物相滋润、同光彩。

第5回，太虚幻境中有一副对联：“幽微灵秀地，无可奈何天。”这两句诗，当是从《牡丹亭》中杜丽娘的一曲唱腔《皂罗袍》化出：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④

汤显祖这首唱词，写出在春天的美好与家庭的束缚对立中，杜丽娘感春、惊春和伤春的心情，表达一位少女向往自然和自由的理想。曹雪芹的化写，则将汤显祖所抒发的女儿春心之情，提升到了对人生根本困境的体认和表达。^⑤

“幽微灵秀地”，直指“太虚幻景”（大观园），实指人心深处，生命根本而美好的境界，一个真情烂漫的世界。“无可奈何天”，这个“天”，就是人与生俱来不可摆脱的束缚和困厄。在现实中，不管是庄子还是宝玉，生而为人，都会有许许多多无奈，而且还有根本性的无奈——死亡。但同时，我们又发现，人之为人，在一切桎梏之下，还有一番来自生命本身、与天地同生长的、无限的美和力量。对此，我

①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第543页。

② 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613—614页。

③ 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85页。

④ 汤显祖：《牡丹亭》，徐朔方、杨笑梅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47—48页。

⑤ 《牡丹亭》这首《皂罗袍》，第23回，林黛玉路过梨香园首次听到，并大为嘉许；第40回，大观园夜宴行酒令，她还脱口说出“良辰美景奈何天”一句。可见，曹雪芹对此曲的特别会意和推崇。

们把“幽微灵秀地，无可奈何天”这两句诗，改写为“无可奈何谁说尽，幽微灵秀无人解”。说不尽、无人解是大悲剧，所以脂砚斋说《红楼梦》是让天下人来共哭一个“情”字。然而，这个“情”就是庄子开拓的执着于此在并深沉于自然的生命精神。

在不可解悟与不能解脱的悲剧当中，这生命精神孕育着无限的生机和意蕴。人生的无奈和烂漫，都是生活着的不可解悟，令我们为之歌哭。

五、不解之解：宝玉之情的无用之用

后世看不到曹雪芹第80回后的书稿，较为普遍的猜测是宝玉终于因解悟而出家。第21回，因袭人与之赌气，宝玉心中郁闷，便想到：“说不得横心只当他们死了，横竖自然也要过的。便权当他们死了，毫无牵挂，反能怡然自悦。”脂砚斋批语说：“宝玉有此世人莫忍为之毒，故后方有‘悬崖撒手’一回。若他人得宝钗之妻，麝月之婢，岂能弃而为僧哉？”^①若依脂砚斋此说，宝玉的结局是在经历一段以宝钗为妻、麝月为婢的生活后，出家为僧（道）——悬崖撒手。第25回，宝玉中魔症后，第四日忽然睁开眼睛说道：“从今以后，我可不在你家了！快收拾了，打发我走吧。”这两则都可作为“宝玉出家”的依据。

然而，在曹雪芹笔下，现实中的僧道之人非贪即伪。论贪图钱财，马道婆的恶毒（第25回）、张道士的谄媚（第29回）和王一贴的江湖（第80回），是道人三幅画像。妙玉是一个带发修行的女僧人，“祖上也是读书仕宦之家”，“文墨也极通”，“模样儿又极好”。她自标高洁出世，以“槛外人”自许。第41回，在妙玉的栊翠庵，当宝玉笑说她常饮用的一只绿玉斗杯为“俗器”的时候，她立即抢白说：“这是俗器？不是我说狂话，只怕你家里未必找的出这么一个俗器来呢！”宝玉只好找话打圆场。紧接着，因为黛玉不知喝的是五年前采集的梅花上的雪水，问了一句“这也是旧年的雨水”，妙玉便冷笑道：“你这么个人，竟是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就此一个场景，这位“槛外人”与世争荣之心的本相便跃然纸上。以妙玉的形象，佛家人不过是身在槛外、心在槛内的人。对于他们，出家非但不是解悟，而只是变换了一种入世的方式，甚至于更加执着和束缚。僧道本相如此，也就难怪宝玉有“毁僧谤道”之习。由此可见，曹雪芹是不可能为宝玉规划一个遁入佛道的解悟之路的。

第22回，宝玉因烦恼于身边女儿们的不理解和难调和，并联想到当晚所看《山门》戏中《寄生草》一曲的唱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所以写下了“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这样庄禅混意的偈语。但是，这看似庄禅解悟的偈语，黛玉读后认为是“宝玉一时感忿而作”，“作的是玩意儿，无甚关系”。宝玉怕人不懂，填写了自解其偈语的《寄生草》一曲：“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伊。肆行无碍凭来去。茫茫着甚悲愁喜，纷纷说甚亲疏密。从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这首《寄生草》印证了黛玉的判断：宝玉作偈填词，只是宣泄郁闷情绪，并非解悟。对于宝玉解庄悟禅的似是而非，脂砚斋有一则批语：

余正恐攀、玉从此一悟则无妙文可看矣。不想攀儿视之为漠然，更曰“无关系”，可知宝玉不能悟也……余云恐他二人一悟则无妙文可看，然欲为开我怀，为醒我目，却愿他二人永堕迷津，生出孽障，余心甚不公矣。^②

在曹雪芹原著80回中，宝玉确是一个“永堕迷津”的“情种”。倘若第22回宝玉已“解悟”，何来他被贾政暴打之后，还企望自己将来死时女儿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第36回）？又何来他一听说林黛玉必定要被接回苏州，便“急痛迷心”（第57回）？再何来他屡屡为小丫鬟庇护（第58—59回）、为司棋不平而恨骂（第77回）、为晴雯悲愤而歌啸（第78回）？

因陷于诸姐妹的纠葛而郁闷难解的宝玉，“越想越无趣”，便回想到自己日前读过的《庄子》中的“山木自寇”和“巧者劳而智者忧”之说：

^①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第147页。

^②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第155、156页。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①

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敖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敖游者也。^②

庄子此两则言论告诉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追求功名利禄实际是自我束缚和自我伤害——有用即无用。他主张放弃巧智的行为，以自然无为的姿态应对现实，如此则如“不系之舟”一般的逍遥自由——此乃无用之用。庄子立论的主旨是启发人们要消除功利之心和摆脱世俗束缚，从而获得身心自由，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实现自我人生的“天和”境界。

庄子的人生哲学，是正反悖谬的哲学。一方面，他主张超越一切、体认人与世界的绝对统一——这是无限、无形，因而无规定的世界之“无”（道）；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坚守个体的自在独立、最大限度实现个性——这是以自我实现为人生目的的“有”（真）。不体认前者，人生不得自由——自我超越；不坚守后者，人生无价值——个性真实。庄子认为，人生的终极目的和最高境界，是实现这两个层面的统一，即“两行”。他说：

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谓之朝三。何谓朝三？狙公赋芋，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③

庄子认为，人与万物本来是统一的，因此要无区别地看待万物——齐物论；但是，物我之别、是非之对，也是自然存在的，因此要应对是非，顺应自然——逍遥游。齐物论着眼于个体所生息于其中的世界的统一性，逍遥游着眼于生息于世界中的个体的个性自由。“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其中，所谓“和之以是非”就是顺应自然，所谓“休乎天钧”就是归于世界的统一。庄子的人生哲学，可以作消极态度看，也可以作积极态度看。从消极态度看，我们看到一个背弃人世、自我沉寂的人生；从积极态度看，我们看到一个挚情于自然并且生机无限的人生。在《庄子》全书中，化鱼为鸟的“鲲鹏”，高居远游的“真人”和畸于人而侔于天的“畸人”，都是无限自由和生气活跃的生命意象。

针对人们执念于个人情感而遭受束缚和苦痛，庄子主张以“忘我”为人生解脱之路。他不仅塑造了一批超然出世的“真人”，而且塑造了一批在人世间的“畸人”。这两种人的共同特点就是因为“忘我”而得益于自然（“天”），因此他们的人生无限自由快乐。庄子评说这些“畸人”说：“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眇乎小哉，所以属于人也！警乎大哉，独成其天。”^④ 以此而言，“忘我”即“无情”。但是，庄子并不否定人生而有情，也并不主张人应该弃绝情感。在与惠施辩论“人之有情与无情”时，他说：“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他批评惠施说：

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内伤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天

选子之形，子以坚白鸣！^⑤

庄子所描绘的惠施，是一个固执概念、伤精费神的拘泥之人，他的生命对外封闭，对内凝固，因此自我束缚而内伤其身。与惠施的人生状态相反，庄子所推崇的理想人生是“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的“真人”^⑥。“真人”的本质是将个体生命实现为率性自然之心灵自由的纯真体现，它结晶为曹雪芹的文学形象，就是“情种”贾宝玉。宝玉原是那块遗弃于青埂峰的顽石。“青埂”即“情根”，宝玉原于情根，即天生情种。因为“无材补天”，它才得以入世；因为入世而无用，它得以成就至情纯真的人生。

第5回，《红楼梦引子》的曲词是：“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

① 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192页。

② 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1034页。

③ 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75—76页。

④ 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222页。

⑤ 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227页。

⑥ 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235页。

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鸿蒙”语出《庄子·在宥》：“云将东游，过扶摇之枝而适遭鸿蒙。”成玄英疏说：“鸿蒙，元气也。”^①在庄子形象化的笔下，作为宇宙生命的元气，“鸿蒙”是一只无为而自然遨游的神鸟。曹雪芹以宝玉为“情种”，又以宇宙元气（鸿蒙）为其本原，这是与他以大观园为“清洁女儿之境”，又以太虚幻境为其原型相配合的。“鸿蒙”喻宇宙元气的飞腾活跃，“太虚”喻宇宙元气的无限无形。脂砚斋说：“怀金悼玉，大有深意。”^②“怀金悼玉”之所以“大有深意”，正在于曹雪芹将宝玉与大观园众女儿之情，深化和提升到“鸿蒙”与“太虚”的宇宙元气之境。宝玉的人生就是人之为人最纯粹、最深沉，也是最苦痛、最烂漫的情怀的体现——开辟鸿蒙的“情种”。

在此境界中，“正言若反”，读《红楼梦》的关键，须从反面着眼——无用之用。这无用之用，就是个体生命的真实和自由，扩大讲，就是世界的生机和无限。这是自我立足于当下的“鸿蒙之游”，也是个体生命真实的“太虚之境”。由此，我们可以坐实《红楼梦》不是关于解悟的书，而是一部关于人生不可解悟的书。

（责任编辑：张曦）

On the Aesthetic Meanings of the *Dream of Red Mansions*

XIAO Ying

Abstract: The novel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is mainly set in the Grand View Garden, with Jia Baoyu as the main protagonist, and the romance between Jia Baoyu and Lin Daiyu as its dominant plot thread.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aesthetic meanings of the novel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namely, the “yixiang” (image, “意象”) of the Grand View Garden, the “yixiang” of the character Jia Baoyu, and the “yixiang” of the Bao-Dai romance. I argue that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in a highly realistic but at the same time whimsical style, unfolds a passionate and poignant life story of Jia Baoyu in a mixed narrative of reality and fantasy. While it synthesises multiple spiritual resources, the quintessence of the aesthetic implications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lies in an illustra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life from the Zhuang Zi. I argue that in order to grasp the meanings of this novel and analyse the character Jia Baoyu, one has to approach from a negative aspect, viz., the Zhuang Zi notion of “the use of the useless.” The use of the useless is the truth and freedom of personal life, and in a greater sense, it is also the infinity of the world and its immanent vitality.

Key words: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Zhuang Zi, aesthetic meanings

① 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394页。

②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第38页。